



# 我的老公谁做主

施 雨

有了老公之后，便存在老公的主权问题。本来这也不是什么问题，一纸婚书捏在手里，老公自然是老婆的人，由老婆做主。可如今，这个世界上人越来越多，人多了关系就复杂化、混乱化，有时候，一不小心老婆一个变两个，一大一小。问题就闹出来了。

在美国，地多人少，一个变俩的机会不多。一旦到了中国大陆，情形就不一样了，大街上一走，似乎扔块石头都能砸到好几个情人。海归太太几乎个个面临自己的老公谁做主的问题。即使不需要面对，也常常有人提醒你，经常闻一闻你的乳酪，你才会知道，它什么时候开始变质。

我住的浦东碧云国际社区，世茂湖滨花园是海归太太群居的地方。平时，太太们相约在会所跳拉丁舞、肚皮舞、做瑜伽、上街购物、美容，每月一次的美食团午餐聚会……在一次拉丁舞训练课上，我认识了一位曾在加州某公司做市场营销的海归太太Linda，Linda高挑美丽，为人开朗热情，十分出众。一打招呼她便问我，听你的口音是福建人吧？原来是老乡，感觉亲近了许多，很快成了好朋友。

Linda随老公海归已经三年多，她告诉我，我们世茂湖滨花园有很好的传统，海归太太们特

别亲密，情同姐妹，平时跳舞、美容、购物结伴同行是不消说的，就是年度体检都相约一起上医院。由于海归多是外派，流动性大，很多海归太太两三年后去了别处，都很怀念在世茂湖滨的岁月。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世茂湖滨的传统了，喜欢这些海归太太，喜欢这样温馨和谐的气氛。

每月定期午餐聚会多是海归太太，偶尔有海归先生参加。品尝了美食佳酿，交流完房价股票化妆品时装信息之后，自然就要谈老公的主权问题。席间最热门的话题无非是从各类媒体上淘来的故事，男人背叛大老婆之后又被小老婆背叛，几经瓜分，男人岁数见长而银子见少的悲惨境遇。这样的故事一定要被这些居安思危的海归太太们拿回去讲给自己的老公听的，越不经意的時候说越好。

虽然男人花心变心自古有之，可海归太太们还是纳闷，为什么在美国时好好的人，回来就变质了呢？经过多次研究探讨，总结为：美国有好土壤，坏种子也能长出好苗子。大陆现在的土壤不好，好种子也可能烂掉。于是，如何预防好种子烂掉的问题又被摆上桌面。

公司越大分工越细，社会越发展，文明也越细致。有在场的海归太太说，爱情、婚姻、

家庭、生育、经济大权都不是一回事。与先生有感情与争夺经济大权是两回事，感情是感情，银子是银子……男人有情的时候，什么钱都可以交给你，一旦无情了，便是郎心如铁。有了经济大权，我就可以大方地说，亲爱的，你去吧，给你百分之十的家产，看看那些女的谁愿意和你做夫妻。玩不转了，我还让你回来……你看我多爱你……这样总行了吧？据说上海女人真厉害，治理老公有一套，午餐只给20元人民币，兜里空空如也，拿什么去吸引小姑娘？

又有太太说，争夺经济大权这事也不能闹得太明显，否则还没有发生敌情，自己先闹内战，得不偿失。这事要做得有技巧，不能打草惊蛇……这时，午餐会已经形同大老婆俱乐部。

当然，还有的太太懂得互换角色思考问题，她们感叹，那些小姑娘也对啊，凭什么要和男人一起创业共艰苦呀？有现成的福当然先享受了……否则，打下江山之后人老珠黄了，先生被人做主去了，白手起家的那点财产也拱手让人了。那倒不如现在趁年轻貌美、身强力壮先抢了再说。

说到男人好色，在座有男士说，你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嘛，两千年前，女人要是给陌生男人摸一下手，恨不能一刀砍掉……现在啊，你们呢？你们的穿着打扮不也很性感前卫？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上海？上海有看头啊，灯红酒绿、十里洋场、帅哥美女、性感养眼。

其实，当年都是人尖的这些海归太太，不说是精英中的精英，也是出类拔萃的人才，过关斩将、飘洋过海、即使在金发碧眼的洋人中，也不乏咤咤风云的辉煌岁月，修养智慧兼而有之，如今归来，除了相夫教子，各有

自己的一片天，公司、股票、房地产、进出口……只不过天增岁月人添寿，正午偏西的太阳，看到八九点钟的太阳难免觉得刺眼，当她们看到妙龄女郎穿着暴露，招摇过市，会紧张地瞧瞧身边老公的动静。而我呢？我多数眯着眼睛看看身边的儿子……记得有一次在美国参加大儿子学校的活动，感叹那些16、17岁的白人少女真叫青春饱满、活力四射啊，那肤色、那脸盘、那身材……忽然间我的自信就缩水了。儿子大笑，说，妈妈，你为什么要和我的女同学比呢？你该和她们的母亲比呀。这话说得多好？老妈如梦方醒，就地重拾信心。

记得看过一出美国百老汇红极一时的剧目《每周三》（Any Wednesday），讲的是一个发生在美国60年代包二奶的故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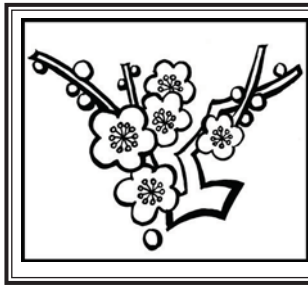
国60年代是性开放的时代，恰如今日的大陆。剧情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中年男人，包养了一个年轻女人，年轻女人拒绝住在没有家的气息的高级宾馆里，中年男人只好挪用自己公司的名下的一套公寓给她，每周三过去住一晚。由于这套公寓是公司的财产，所以公司里一个年轻的作者有钥匙，中年男人的妻子偶尔也会光临，由此便引出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

故事最后的导向自然是纸包不住火，中年男人必须在大奶与二奶之间做个选择。照中国传统的离婚案而言，大奶总少不了哭天喊地、寻死觅活的戏码，但在美国，有婚姻法，夫妻离婚财产平分，一方（多为女方）拥有孩子的抚养权，另一方得付孩子的生活和教育费，大多离得清爽。剧中的大奶甚至还好心情地调

侃闹外遇的丈夫，她说，以后我还可以过我以前的富裕日子，你呢？你和你的穷女人可就惨了，如果将来你需要安慰，可以每周三上我这儿来。

或许《每周三》的编剧早料到包二奶的前途不光明，故意在结尾让年轻的二奶又移情别恋，爱上这中年男人的那个年轻合作者，把中年丈夫还给中年妻子。剧终，二奶向年轻合作者抱怨，中年男人晚上看电视打瞌睡，夜里鼾声震耳欲聋。年轻合作者反问，以前你怎么没有发现？她说，以前每周三才见一面，相爱通宵……

此剧1964年在百老汇上档，共演了983场，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也都很受欢迎，不是没有其道理的。



# 哭梅

楚寒



一个古时以湖水、江潮和丝织文化驰名天下的东南名郡，一个半世纪前清王朝辟为杭州府的地方，我曾经两次到过这里短暂停留，继而留连忘返的城市，就是那年的他归心似箭的去处。整整一个冬季，他在京城想念故乡的梅花，回顾自己多舛的一生，以赋诗作文的方式遣怀咏志，指斥时弊，像如今的我时常做的事情。我的诗中有慷慨悲歌，他的诗中有浩荡离愁，还有紧接着的一句——“吟鞭东指即天涯”。他要回到天涯。天涯是他的家乡。家乡有他思念的梅。

那一年是中国的乙亥年，他离家来京已逾二十个年头了。时代正加速沉沦，糜烂，庸朽，黯淡，异常

狂躁，帝国的大厦日渐显露败象，危若朝露，空气中弥漫着 he 早就预言的“衰世”气息。日历翻到春分时节，冰雪开始融化，百鸟开始鸣唱，北伐的燕子衔来南方的讯息。此刻的江南莺飞草长，油菜花香，诱得他那颗埋藏地底的南归的心思，迫不及待地要破土而出。

两个月后他辞官，雇车，启程，辘辘的车轮载着他的百卷诗文，马鞭起落，扬起尘土，悄然出城，宛若枝头上掉下来的“落花”。

这是一趟不归路。他已经不能回头，尽管前方将是一块墓碑。他已隐隐嗅到梅子成熟的酸性的味